

孤舟

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译

时间是一条河流
生命的小舟越向前划
越孤独
两叶孤舟
如何在晚年光景中
并辔而行

作家出版社

孤舟

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10 - 694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舟 / (日) 渡边淳一著; 竺家荣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 - 7 - 5063 - 5747 - 0

I. ①孤… II. ①渡…②竺…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1452 号

《孤舟》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s: © 2009 by 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09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本书根据 2010 年集英社版本译出。

孤 舟

作者:【日】渡边淳一

译者:竺家荣

统筹编辑:陈晓帆

责任编辑:李宏伟 袁艺方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30 × 210

字数:180 千

印张:8.75

印数:001 - 50000

版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747 - 0

定价: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家出版社：

我的十本著作由贵社这样在中国享有盛誉的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贵社将我的作品以“两性关系读本”、“医疗普及读本”与“精品小说收藏”三种系列出版，我相信此举可让更多中国读者，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接触并了解我的作品，我对此深表赞同与感谢。

此次授权的作品中，除《失乐园》《男人这东西》外，其他均为新作或从未在中国出版过的作品。上述两部作品在与文化艺术出版社合约到期的情况下，我特别授权贵社独家出版其最新版本

此次授权的作品还包括了我最近一个时期的随笔集，从我个人的视角和感悟，对日本社会的现状进行了直接而率真的阐述。

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成为一个桥梁，对中日文学交流起到促进作用，对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普通中国人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情状有所助益，若能如此，我将感到非常高兴及无上光荣！

祝愿贵社事业益加繁荣兴旺！

渡边淳一

目

录

第一章	醒悟	001
第二章	自尊	018
第三章	秋思	034
第四章	夕阳	050
第五章	去年今年	066
第六章	界限	082
第七章	空转	097
第八章	出走	112
第九章	转换	128
第十章	恋爱冒险	146

第十一章 妻子回家	162
第十二章 二子玉川	177
第十三章 追求	194
第十四章 异常接近	210
第十五章 懦弱	225
终章 真正的自己	241
译后记 给“孤舟族”一份关爱	257



第①章

醒悟



一旦退休，
从早上睁开眼
到晚上睡觉，
全都是没有什么可安排的空闲，
哪里还需要抽什么时间，
所有时间
都是闲暇。



细竹帘遮挡的窗户四周已微微泛白了。

天快要亮了。大概有五点多了吧。威一郎这么猜想着看了看床头柜上的圆表，果然五点过十分了。

最近晚上睡得早，九点左右就上床了。所以，每天早上一到五点准醒。

不过，他没有马上起床。

近来老是感觉想尿尿，三番两次地起夜，然后上床接着睡。有时候很快就能睡着，也有的时候睡不着，漫无边际地想心事。今天早上就是后一种情况。

威一郎再次将目光转向开始透亮的窗户。

紧挨着床边有个细长的床头柜，床头柜那边是一套桌椅——只比小学生用的稍大一号，再加上一个小书架，这仅有六榻榻米大的小屋已经满满当当了。

这个公寓位于二子玉川，已经住了快二十年了。搬来一年后，威一郎就开始在这个房间里睡觉了。



买这套房子时，正值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4LDK^①要价五千五百万，并不便宜。考虑到属于世田谷区的范围，三十分钟就能到市中心，上班很方便，他觉得还算物有所值。

谁料想，后来楼市价格下来了，到底还是买贵了，他挺后悔，好在房贷已在三年前还清。

总之，住了将近二十年，房子才变成自己的。周边是幽静的住宅区，住着倒没有什么让他不满意的。只是自己在一流广告代理公司的营销部任职，工作非常繁忙，经常早出晚归的，回家也就是睡睡觉。

刚搬来的时候，他还和妻子在里面的卧室睡觉，仅过了一年就挪到这间屋里来了。借口是自己经常深夜喝了酒回来，还要看电视啦，夜里又打鼾啦等等，怕影响妻子睡觉。

虽说这是威一郎单方面的理由，但妻子并无异议，很爽快的同意了。

从那以后，这个房间就成了他的卧室，内衣、袜子等等放在哪儿都是自己说了算，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只是早上迷迷糊糊睡醒了之后，还是一时适应不了。

今天早上一醒来，他就赶紧看表，想要起床去上班，但马上又意识到现在已经哪儿都不用去了。

“还可以接着睡啊。”他告诉自己，又闭上了眼睛。

可还是睡不踏实，他又睁开眼睛，对着开始放亮的窗户自言自语道：

“今天去哪儿呢？”

威一郎从广告业界的大公司退休是在一年半以前。

① 4LDK指起居室（Living），餐厅（Dining）、厨房（Kitchen），4LDK相当于4室2厅带厨房。



确切地说，是去年二月十二日——他的生日，满六十岁的时候退休的。

退休一事完全是按公司的规定，没什么可不满意的，或者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

当然，退休之际，威一郎也有自己对退休生活的设想。

自大学毕业三十八年来，自己一直是只知道埋头工作。其中自然有苦也有乐，但总归一句话，自己是不知疲倦地，将全身心都投在工作上。

所以，首先要好好休息休息。他打算先充分休息个一年半载，读一直没有时间读的书，或者去看看电影、戏剧等等。

此外，还想找个女人谈谈恋爱。当然，以前他并非没有喜欢的女人，但多是风尘女子，跟她们谈情说爱，总也摆脱不了还在为公司工作的感觉，不够自在。

退休以后，就不必在意周围人的目光了，可以彻底放开谈一场自由而纯粹的恋爱。

他还打算抽时间去旅游旅游。这二十年来自己就像个工作狂一样，从来没有悠闲地出去玩儿过。所以，一定要去九州或北海道这样远一些的地方尽兴一游。

迄今为止，夫妇俩几乎没有一起出门旅游过，估计妻子肯定会高兴的。

随便一想，就是这么一大堆想要做的事，仿佛多少时间都不够他用似的。

“好啊。从今往后，时间都属于我自己支配了。”

面向着未来，威一郎的心开始骚动了。

然而退休以后，现实与他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最让威一郎没有想到的是，每天早上起来后无事可干。

他以前一直是忙里偷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因此，他认为退休以后也是如此。总会有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干，所以需要抽时间做那些以前自己没空做的事情。

谁知，一旦退休，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睡觉，全都是没有什么可安排的空闲，哪里还需要抽什么时间，所有时间都是闲暇。

这种状况是他始料未及的。

以前，他是一睁眼就立刻起床刷牙洗脸，刮胡子，梳理头发。起床后不用十几分钟便已是西服革履，在客厅一边喝茶，一边看报纸了。

他经常头天晚上喝酒喝到深夜，所以第二天早上没有什么食欲。

等他差不多看完报纸的时候，妻子会起床给他泡茶，夫妻之间的必要交谈基本都在这个时间。

比如儿子哲也从家里搬出去，住进了公司宿舍的事。或者女儿美佳被日本桥那边的公司雇用的人事等等，也都是在这个时间从妻子嘴里知道的。

不过，大多数时间夫妻俩没有特别可说的。他站起来说一句“我走了”，妻子便把他送到玄关，这已成了习惯。

在大门口，有时妻子会问他：“今天晚上回来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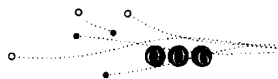
他每天都回来得很晚，后来，妻子大概是习惯了，什么也不再问了。

就这样，他早上一心只想着去公司上班，没有闲工夫想其他的。

现在可就大不一样了。

由于没班可上，也就不需要出门，一直睡到中午也没人管你，完全是随心所欲。这正是因退休而获得的最大自由。

这种闲适变成了痛苦，是退休半年以后的事。



因为不去公司，威一郎在家的时间自然多了起来。有时候从早到晚都待在家里。这自然是很舒服的，不过，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也相应多起来。

如意算盘落空也是由此开始的。

到现在为止，威一郎一直以为自己在家的时间增多了，妻子会高兴的。没退休的时候，自己作为丈夫几乎在家里待不住，从没有和妻子好好聊过天，好好吃过饭。现在退休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更加和睦才是。

可是，现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说实话，一直以来，威一郎对妻子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他以为，专职主妇嘛，每天除了买东西或出去办事之外，基本上都会待在家里。

然而，在家里待的时间多起来后他才知道，妻子其实经常出门。威一郎早出晚归不在家，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他们照顾了。所以，妻子白天也会出去两三个小时，有时候五六个小时才回来。

问她去哪儿了，她就说什么去遛狗啦，和朋友去购物啦，要不就是去练瑜伽啦，去上几年前开始的水彩画班啦，或者看电影、看戏等等，日程排得相当满。而且，每次都和朋友在外面吃饭。

“怎么又出去啊？”

他忍不住发了句牢骚，妻子却没有一点儿歉意地说：“就出去一会儿。”

“莫非她外面有人……”他不是没这么想过，随即又否定了，都五十岁过半的女人了，哪里还有男人会喜欢啊。

以前就算了，现在丈夫退休了，几乎每天都在家里，妻子难道不应该尽量待在家里吗？

威一郎越来越不满，终于发了几句牢骚。



“我该做的家务都做完了，出去怎么了？”妻子根本不予理睬。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也总是回答得含含糊糊的，“大概五点左右吧。”

从早上十点出门，直到下午五点才回来，她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出去的时间也未免太长了。最要紧的是，自己的午饭和晚饭怎么办呢？他要是问的话，妻子就说：“冰箱里有意大利面和沙拉，午饭用微波炉把面条加热一下吃好了。”

“晚饭呢？”

“我回来以后做。”

可是，等她五点才回来做的话，几点才能吃上呢？

“拜托你早点回来好不好。”

他不客气地说道。妻子便不耐烦地回应说“好的，好的”。

这样的对话重复多次后，洋子忍无可忍似的对他说：

“我每次出门的时候，你都要问我‘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别老这么问呢？”

“可是，你出门，我自然得问问去哪儿呀。”

威一郎一反驳，旁边的女儿美佳便插嘴道：

“爸爸，多少给妈妈一点自由吧。”

“我也没有束缚她呀。她说要出门，我只是问问去哪儿，几点回来。”

“可妈妈觉得心里不舒服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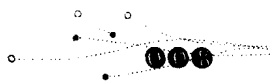
“什么……”

威一郎不禁提高了嗓门。真是岂有此理。这么说，我就该任凭妻子想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不能过问吗？

“你不要插嘴。”

他忍不住吼了一声，气得扭头回自己房间去了。

不过，这件事也说明了，退休后，自己在妻子和女儿眼



里，成了个多余的存在。

就算退了休，不再拿工资回家，她们也不至于这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吧。

他气咻咻地抱着胳膊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女儿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

“爸爸，对不起。”

听女儿这么说，他抬头朝她看了看。女儿开导他说：

“其实妈妈也不容易啊。以前爸爸整天不在家，妈妈老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为了解闷，才开始培养了一些兴趣爱好。现在，你突然间不让妈妈去了，多可怜哪。”

听女儿的口吻，仿佛妈妈变得这么爱往外跑，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似的。

“与其不让妈妈出去，倒是爸爸多出去走走才好。那样一来，就不会对妈妈说三道四了。”

可是，上哪儿去呢？威一郎沉思起来，女儿轻轻叹了一口气，道：

“妈妈最近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神经过敏？”

“是啊。爸爸现在不是天天都在家里待着吗？而且每次妈妈出门的时候，爸爸都要问她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她觉得简直就跟被人监视一样。”

倒回二三十年前，每天早上威一郎去上班的时候，妻子也都是这么问他的：

“今天晚上去哪儿？几点回来？”

威一郎每次都觉得很烦，回答起来也是含糊其辞的。

可现在完全掉了个个儿，轮到他盘问起妻子来了。

“就算是为了妈妈，爸爸也不要老是闷在家里，出去转转吧。”

二十五岁的女儿，用怜悯的眼神注视着他。



威一郎恍恍惚惚地躺着，既没有睡着，也没有完全清醒。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七点半了。躺在床上看完NHK等各个台的政治相关报道后，他下了床，思考着今天去哪儿。

现在开始洗脸，吃完早点出门的话，刚好九点多。

这个时间段电车里比较空，中途经常会有座。

今天上午，威一郎初步考虑的去处是商场。商场这种地方，不管什么时候进去，别人也不会见怪。

幸好涩谷有好几家大商场，从车站走不了几步远，有家商场是十点开门。

刚开门时进去的顾客，会受到店员们的夹道欢迎。

明明知道这是商场的销售策略，他也不会觉得不快。

况且已经好久没有人向自己鞠躬了。

回想在公司里的时候，他已经习惯别人给自己鞠躬了。早上去公司，无论他是走进公司大门，还是进电梯，不管走到哪儿，几乎所有人看见威一郎，都会停住脚步向他行礼。

那时候，他觉得别人给他鞠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现在当有人给自己鞠躬时，反倒会觉得有些紧张慌乱。

不过，别人给自己鞠躬，毕竟不是一件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事。

上午去的地方总算想好了，威一郎吃完了早餐的面包和沙拉，站了起来。

“我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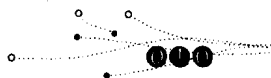
他没说到什么地方，妻子也没问他去哪儿，送他到玄关。

“几点回来？”

“这个嘛，五点左右吧。你呢？”

“我今天去做瑜伽，傍晚去看哲也。”

看样子她已经打定主意去看住在川崎工厂附近的公司宿舍里



的儿子。

“那，晚饭呢？”

“我和哲也一起吃了回来。你的晚饭我会给你做好。”

不会又是吃冰箱里的东西吧。威一郎厌烦地问道：

“哲也怎么了？”

“也没怎么。只是帮他打扫打扫房间，实在太脏了。还有，他说想让我看看他新买的地毯。”

妻子惦记着独生子，约莫半个月就会去看他一次。

威一郎也懒得再问什么，默默地走出了家门。

今天他穿着银灰色裤子和白色短袖衫，外套一件驼色外衣。正是盛夏时节，应该用不着穿外套，无奈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好像出门就离不开外套似的。他左肩背了个挎包，里面装着钱包、本子、笔和扇子。

由于最近会经常出门，他觉得还是买张到涩谷的月票比较划算，可是买了以后，就变成每天必须得出一趟门似的，因而又有点拿不定主意。

他坐电梯下到一楼，走到公寓门口时，遇见了正在布置布告栏的管理人。

威一郎估计这个男人和自己年纪差不多。不知他怎么知道威一郎退休的，有一次，竟对威一郎说：“工作这么多年，您辛苦了。”

估计是妻子告诉他的。从那以后，管理人就经常跟他打招呼。今天也问了句：“您出去吗？”

往外走当然是出门了，可他自己却有点疑心生暗鬼，觉得自己出去瞎转悠已被对方看穿了似的。

他只是“啊……”地轻轻点点头，就走出了公寓，朝车站走去。

这一带离多摩川很近，走到堤坝附近，清澈的河流带来